

“运河·武术”
“运河·杂技”栏目
稿约

南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和元代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称永济渠，宋元称御河，明清称卫河。可见沧州段大运河的重要性；吴桥杂技，起源于春秋战国，汉、唐达到兴盛，宋代时走向了民间；沧州武术，源于春秋，兴于明、盛于清。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吴桥杂技与沧州武术同时被收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不管从时间节点，还是文化内涵上，大运河、吴桥杂技、沧州武术都有讲不完的故事。《运河人家》版将开辟“运河·武术”“运河·杂技”栏目，以写实采访的形式挖掘大运河与武术、杂技文化的渊源与历史，探寻武术、杂技文化的发展路径。

欢迎我市广大作家与文化艺术爱好者踊跃赐稿。

收稿邮箱：yhrj2020@163.com



运河梦（工笔画）

石立兴 作

在场

一艘小船

末子

驾一艘小船吧，自由漂荡在运河之上。

正值盛夏，小船行过平静的水面，清灵灵的河水荡漾开去，蔓草如茵，树映水中，时空相接，运河流淌成一道绿色长廊。它聚齐了各色各样的绿，深绿、浅绿、翠绿、鹅黄绿、柳芽绿……满眼都是绿，绿得轻灵，绿得透彻。有人曾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我想那他一定是没见过运河的绿。

风过处，漾起微波，轻轻晃动，它摇着绿草，摇着清风，摇着

探源

“林镇”是连镇吗？

曲保华

3月26日，《运河人家》刊登《河间府林镇考证》一文，阅后有诸多疑问。

《钱塘遗事》是元人刘一清所撰杂著，全书共十卷，《祈请使行程记》是第九卷。《祈请使行程记》是南宋大臣严光大随祈请使团北上求和时所记日记。先看《祈请使行程记》原文（原文为影印版，标点符号为编者所加）：

廿九日，易车，行陵州西关，就卫河登舟。午后，过林镇（属河间府，有梁山伯祝英台墓）。夜宿于岸。

三十日，早行舟，已，抵灌县界（东光县）。焦金省置酒宴于县治。夜泊野岸。

我们知道，历代文献，上至各朝正史，下至民间抄本，因著作者与修订者及刊刻者的文化水准差异以及对人对事的理解程度不同，有意无意，常常出现阙文、衍文、假借字、错别字等情况，《钱塘遗事》也未能避免此种通病，兹举一例：

人间

子孙满堂儿女帖

张莹

运河滋养了两岸城市的发展，北京、天津、沧州、扬州、苏州、杭州……一个个名字，如花美眷啊，是不是王羲之的《儿女帖》？人生最大的圆满是花开富贵、子孙满堂。《儿女帖》里不再讲究书法技巧，亦没有了年轻时候的钢筋铁骨，朴实有趣的字里，有的不过是一个父亲的温度。此刻，他只管儿孙绕膝，一派幸福满足。而运河，历经沧桑，便有了这样艺术的完美与极致，一副花好月圆的样子。

运河不仅治理了自然生态系统，也借助水的力量，默默地成为兴盛的助推器。两岸城市不断发展，人口不断由乡村向城镇聚集，产业结构开始多样化。运河的治理技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引水、蓄水、整治、防灾自是一体；运河商贸、建筑、曲艺、饮食、民俗、纺织、陶瓷、冶金、漆器、酿酒……源远流长。

记得中国四大名著其中三部与运河相关：《西游记》作者吴承恩，

是运河城市淮安人；《水浒传》故事发展没有离开运河两岸；《红楼梦》起始在苏州……唐诗宋词更是举不胜数：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口（白居易《长相思》）；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杜甫《柴门》）；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张继《枫桥夜泊》）……

点点滴滴，恍若一朵朵牡丹，使劲地开呀开，这样的圆满亦是到沧州的。

1947年，青沧战役，夺取运河之军桥，即今解放桥，战役宣告胜利，早于全国两年解放。运河之水，载舟之力，胜利之力。

前溯至清，亦因运河，解决了吃水、种稻，便于青县建造马厂炮台，担负着“拱卫攸关”的重任。夏日炎炎，登上马厂炮台，虽是草茂见其斑驳，但砖砌结构清晰，保存依然完好，足以想象当时马厂兵营当年的盛况。它是河北大运河沿岸现存较为完整的唯一一



疏密不同，河堤高低错落，植被芦荻交织，加上春有绿水萌动，秋有落日长空，冬有玉雪蛟龙，真可谓移步一景，美不胜收。

时光更迭，梦里梦外，北起京都，南到杭州，一千七百四十七公里的路程，运河的美景又是如何看得尽，说得完呢？

常常想，如果塞北长城代表着雄浑与苍茫，那么向南的运河则体现着柔婉与清丽，这个大写的“人”字，同时兼具刚强与柔韧的两面。

如果把运河比作一条蜿蜒的长龙，那么，他是用强劲的腰肢承载万物，用平滑的曲线吟咏诗篇。吸纳天地之灵气，收藏古今之传奇，听尽清风明月，满载一船星辉。

可以相信，一条河活起来，历史便可以不断续写。

祝墓”，应该名声不小，为何历代史书、方志无记载，文人吟咏无提及，本地也无遗迹遗存，民间又没有梁祝故事流传呢？

疑点二：请注意原作者用词，“午后，过林镇”，即“在午后（古人指中午1点以后）的时候已经过了林镇”，说明作者一行“夜宿于岸”已在“林镇”以北（不是宿于“林镇”），假设金代此“林镇”为今之“连镇”，但东光县疆域南界即在连镇，为何下文又说“三十日，早行舟，已，抵灌县界（东光县）”？退一步，即使是“早行舟，已抵灌县界”，也说明船队又行驶了一段路程才抵东光县界，这能说明严光大一行午后已经船过连镇了吗？

疑点三：据相关资料记载，连镇晚至元代才称“莲窝”“莲窝镇”，其地兴盛于明中晚期，清末，始简称为“连镇”。现在的连镇，是金代的“林镇”吗？

以上是本人的几点疑问，请大家一起商榷。

座军事设施，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现存较早、较完整且规模较大的军事建筑。

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交流，一路漂来的南方红木，遇到了青县，不知怎么就动了情，不再四处流浪，青县红木小镇应运而生。北方风格的红楼古建，徽派的白楼青瓦，巧妙融合，自然之间流露的古意盎然，坦荡荡于眼前，仿佛春天的韭菜，散发着清新的香。一樨一卯一木匠，一工一匠一精神，一桌一椅一文化，在运河之畔，生根发芽。

泊头铸造，规模不大，传承的是华夏经典技艺，无论是何种造型，只要你有的，就一定能够铸得出来。先是蜡铸模，后用绣花针大小的扁针，一点点打磨平整，无缝无隙，检验合格，再去浇筑。一工一模型，要浇筑六遍，而这六遍，仅仅是整个七道工序中的一道而已。

浇筑师傅面对我们的惊叹，只是微笑着，娴熟地给手中的宝物一



九河路运河大桥（油画）袁金铎 作

坊巷

运河枯荣

白世国

运河的流水有荣枯。

南皮县冯家口村紧邻运河，曾是水陆码头，樯帆如织，舟来车往，人声喧嚣，有过一段兴盛。道光初年，泊镇的王姓回族人看中了冯家口日见隆起的商机，来码头开磨坊磨面粉。王家人克勤克俭，白手起家，是冯家口最早的回族住户。

王家第二代的男儿十五六岁就去运河拉纤，往返于泊头到沧州之间。有时候人随船走，漂泊无定。王家人置买了两个芦苇塘。邻村剪子屯以编苇席为业，王家的芦苇销路顺畅，生活日渐起色。

王家第二代出了一位名王士田的武林高手。某村庄李家五兄弟精通武艺，为非作歹，号称李家五虎。李家五虎欺压河西冯家口，发生械斗。河西冯家口不敌，隔河呼喊王士田相助。王士田提单刀纵身跳下河堤，踩着流动的冰凌旋风般过了河，独战五虎。厮杀中，王士田挥刀砍掉对手一条胳膊。李家五虎狼狽逃走，不敢再来造次。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王家第三、四代人在运河码头、津浦铁路冯家口车站做勤行。虽然披星戴月，风吹雨淋，倒也有个温饱。

“七七事变”后，日军攻占了沧州，屠戮无辜百姓。消息传来，人心惶惶，王家人用土坯堵严门口、窗户，老老小小坐船向运河上游流亡。那一年，王家第五代人王振中七岁，随家人颠沛流离，朝不保夕。

诗词

古运河畔

杨永胜

古运河畔柳青青，随风飘拂舞轻盈。一轮夕阳映碧水，千里波涛泛金星。仰望天空燕飞过，倾听树上蝉噪鸣。千年华夏兴衰事，可自运河寻影踪。

遍遍上砂料，他和那物件，仿佛被时光定格，一心一意，旁若无无，清奇安静。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样的坚定大气，是运河给的底气。

运河夏日，岸边的枣子青青挂满枝头，只待来日，如颗颗宝石，红彤彤、亮堂堂，醉了你的心；春天长过的椿芽，早已满足了味蕾，似乎醇厚之味还在齿间回荡，而今满树的叶子正葱葱郁郁；吐蕊的棉花，藏在大片的叶子中间，俏丽得如同小姑娘的脸，纯真地笑着，也有活泼的，一脸无邪笑看你来我往……远岸树木，与天，与水，与草，悄悄说着什么，那一蓬蓬绿，摇啊摇，摇着摇着就摇到了河水里。微风拂过双肩，千年气息款款而来，仿佛一曲笛声悠扬，飘飘然飘进王羲之的宽大袖子里，装满一袖子的温情。那是子子孙孙的福报，是他的《儿女帖》，也是运河儿女传承不断发展的物华天宝，山高水长，情深意满。

传奇

旗帜

高火花

不管了，拼了！太爷爷从木箱拿出一包黑布裹着的东西，一拍土墙，然后紧了紧裤腰带。

不！我和孩子咋办？！太奶奶坐在炕角，眼泪断了线似的。

太爷爷摸黑，钻出地道。一束晨光打在太爷爷身上，青褂青裤，黑鞋白袜，里外全新。村口运河水淌着，没一丝声响，村里一片明媚春光，只是没了鸡鸣狗吠，村中央的那棵千年银杏却暴发着绿意。太爷爷依旧昂首挺胸，阔步走向银杏树北的谢家祠堂。

一对刀尖带血的刺刀挡在祠堂门口。太爷爷不慌不乱，轻轻一拨，两个日本小兵连人带刀弹出三尺远。太爷爷喊道，佐藤，我跟你比！

不多时，里面出来一人，土黄帽子下一张阔脸，红里透白，颧骨似有伤，三道血痕。太爷爷认出，是谢三。太爷爷冷笑，三儿还跟以前一样不会走路呢，腰还是弯！

谢三挺了挺腰板，却还是不直，说，谢海，你一个酿酒的，跑这来干吗？别凑热闹了！佐藤大人说了，只会和武术的人比。谢三说着，在太爷爷面前竖起五根手指，压低了嗓子，五个，知道吗，村里五个练过的，都被打死了！

太爷爷一掌拍开谢三的手指，依旧喊道，佐藤，我来跟你比！

里面传出一句叽里呱啦的话，谢三弯腰跑了过去。不一会儿，谢三跑过来，请太爷爷进去。太爷爷依然昂首挺胸，阔步走了进去。祠堂已被改造，正中央摆了张八仙桌，两侧是牛皮沙发。一摞先祖的牌位堆在供桌西侧角落，供桌一角缺失。太爷爷握拳，手背青筋暴起。沙发上端坐一人，闭目。谢三的腰又弯了三分，矮着身子在沙发边也说了句叽里呱啦的话。沙发上的人，微微睁眼，觑见太爷爷，哂笑，伸出一根指头，指向太爷爷，说，你的，瘦太，不可以！谢三弯着腰，跑到太爷爷跟前说，回去吧，佐藤大人的意思是你太瘦，不堪一击！你，别不要命！还不快磕头谢恩！太爷爷没看谢三，喊道，佐藤，我跟你比！

银杏树下，擂台重建。

太爷爷紧了紧腰带，腰间挂着黑布袋。佐藤在谢三端来的瓷盆里洗净手，然后脱下土黄军外套，露出一件白衬衣，衬衣底部被扎进黑皮带束着的腰身里。佐藤伸出两掌，左掌在右掌手背擦拭一下，再九十度躬身，说，请！太爷爷左掌握拳，右掌推开，右掌拍在左掌上，说，请！

佐藤飞来一拳，太爷爷双掌夹住。佐藤咬了咬牙，嘴角斜出一抹笑。

擂台上的比试，一轮比一轮激烈。银杏树叶落了一片又一片，运河水汨汨流淌。

佐藤被击得后退三尺，脚跟挨着擂台边缘，嘴里喘着粗气。太爷爷立于擂台中央，气息沉稳。擂台底下一片叽里呱啦，有几个不说话的则端起了机枪。佐藤甩了甩一头汗水，侧身，低吼一句叽里呱啦的话。擂台下一双手递来一把刺刀。已是正午，刺刀发出明晃晃的光。佐藤手握刀柄，刀尖冲前，对太爷爷说，你的，武器！太爷爷从腰间卸下黑布袋，台底一片死寂，除了咔咔扣动扳机的声音。太爷爷不慌不乱，扯下黑布，露出里面的东西，是一节铁链，青灰色。底下爆发出叽里呱啦的笑声，除了谢三没笑。

几番鏖战，太爷爷的那节铁链竟出奇得白亮。当太爷爷白亮的铁链打翻佐藤的白刀，也将佐藤打翻在擂台下时，太爷爷依旧站在擂台中央，气息沉稳。

台底先是一片死寂，然后是一阵阵咔咔枪声。太爷爷左手握拳，右手握棍，双脚稳站擂台中央，冷声呵斥，滚出中国，你们这群强盗！子弹打不倒中国人！

鲜血从太爷爷洞穿的身上汩汩冒出，染红了白袜，染遍了擂台。太爷爷矗立擂台中央，站成了一面不倒旗帜。

三天后的凌晨三点，驻扎在谢家祠堂的日本兵全部被杀，他们死的时候，周围都是酒坛，他们的神色都露出谜一般的微笑。太奶奶后来告诉我爷爷，人是谢三带领全村老少去杀的，酒坛里的酒是太爷爷挑运河水酿的，河水做出来的酒醇厚、绵香。但，酒里下了毒。太奶奶还说，我们谢家本不酿酒，原先几十辈只在运河干镖局。谢家镖局的精神首要的就是保正义，还有，干镖局的哪有不会武的？

再后来，我从父亲那里得知，我爷爷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也站成了一面不倒的旗帜。